

名

山

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高道記

士固有以自好者狂歌草澤之中蓬累茨茅之蹊棄
纓冕而混羊豕甘葵藿而佩衡夷或有洗羊猖狂或
有委蛇支離要皆偶於道而不久於邪袞其華采見
於言辭而聲光著於世亦能使當世之士跂嚮而從
之以是知狂簡之成斐德義之游噐文章之芳潤而
山林之致遠也

陶宗儀

楊維禎

楊基高啓張羽徐賁

名山集
卷之二
合傳

徐舫

王冕

宋克

葉子奇

虞原璩

陳海雍

沈周

伍雲

孫一元

張詩

祝允明

唐寅

文徵明

王寵

黃省曾

都穆

許相卿

高澂

傅汝舟

孫宜

盧柟

宋海翁

陶宗儀字九成黃巖人元時舉進士一不中卽棄去
學古無所不窺遇人無夷險佞直一接以誠平居寡
言笑至於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明初徵
聘不就藝圃一區果蔬薯蕷度給賓祭餘悉種菊栽

接漑壅身自爲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爲詩撫

掌大噓人莫測也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

宗儀所著有說

邪一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

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

楊維禎字廉夫諸暨人漢楊震之後也元末擢進士
仕不信其志棄官歸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毗
陵聞雪中雲閒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陟太湖南
沂大小雷澤訪縹緲七十二峰東極海登小金山冠
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吹鐵笛九竅應律聲絕人世
好事者多載酒維禎所幸聞吹笛維禎爲一弄便臥
遣客客或不去更臥而吹自如嘗對客曰笛有君山

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鈞天大人不發也其登眺
名山勝處想見古人風節曠邁人莫測焉始張士誠
據浙西聞維禎名累使求致不能屈而撰五論反覆
告以逆順成敗之說太祖在軍中聞而甚高其義及
卽位被命至京師年七十餘矣作老婦謠以見意上
笑遣之還雲間九山行窩病作移拄頰樓中曰吾欲
觀化一巡起自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
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且久遂圯然逝似
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步履聲相接與永嘉李孝先
茅山張伯雨錫山倪瓚岷陽顧瑛爲詩文友與釋臻

釋現釋信爲方外友其文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
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更詩五十卷藏于鐵
崖山始維禎父奇維禎爲築萬卷樓鐵崖山中維禎
在樓輓轡傳食讀書其中者五年故以鐵崖自號末
濂稱鐵崖先生起浙河之間聲光殷殷摩夏霄漢撫
其論撰如觀商敦周彝震雷成文而寒芒橫逸詩震
蕩凌厲鬼設神施尤號名家

楊基字孟載著書十萬餘言名曰論鑒常於坐上賦
鐵筆歌楊維禎驚喜與高啓張羽徐賁號吳中四傑
張士誠辟致之王師平吳籍置臨濠又遷之豫後起

令平陽復從坐徙白鹿爲從史又以罪斥再起東安
還授員外出按山西竟以讒還役鍾官卒啓字季廸
長七尺有文武才精通史學詩尤名家初爲上所
擢翰林編脩且大用之辭罷家居久之坐爲魏觀作
上梁文竝獲罪八剖啓屍羽好著述文辭典雅紀載
行事詳而有體工詩善畫洪武初以儒徵對不稱旨
放還又徵起爲太常丞坐不涓潔當刑而免移之嶺
南未半道復名懼自沉於江賁能詩善圖染有山澤
閒意張士誠辟爲從事卽謝去洪武中徵起使晉冀
還橐惟所賦詩命給事殿中進退有恆不失尺寸改

御史按粵又改刑曹陟參政廣西有政績進布政河南以征洮岷乏軍興論死

徐舫字方舟桐廬人幼有俠氣視法度士如無旣應舉棄去之學爲詩人出游江漢淮浙間與名士切礪而詩道益昌返築室江臯日苦吟天雨雪終日釣江上不去宋濂劉基葉琛章溢同赴召買舟泝桐江而西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綰青絲繩立江濱揖基而笑且以語侵之遂登舟與三人歡飲別

王冕諸暨人少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輒忘其牛父怒鞭之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何

不聽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執冊坐佛膝上
映長明燈朗讀至旦魔又土偶獰惡可怖恬若無觀
安陽韓性錄爲弟子遂成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
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里
冕置白牛車駕母被古冠服從之小兒遮道訕笑作
小樓居止必其意中人乃許之登元末屢應進士舉
不中棄之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
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慷慨天大雪
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天地間合成白玉使人
便欲僊去及入城戴大帽如蓑穿曳地袍翩翩行兩

袂軒着人皆笑斥爲狂奴北游元都元秘書卿薦以館職冕曰公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歸携妻孥隱九里山倣周禮著書一卷秘而誦之撫卷曰卽未死持此遇明主伊呂不難也高帝旣取娑遣胡大海攻越屯兵九里居人奔竄冕獨不動兵執之曰我能爲若帥出奇計乃與俱見告大海以攻城之策高帝聞其人召與語良悅寘幕府授諮議參軍一夕卒

宋克字仲溫長洲人少任俠喜擊劔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克用周養賓客與少年飲博遊

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焚亂乃謝去酒徒將北走
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遂歷游江南名勝而歸家
居以氣節自勵衣冠爭慕赴之有軍將麤橫甚數毆
辱士類名克飲或勸克勿往曰醜人也克卽往坐上
坐爲語古賢將事軍將舉尊下拜立起爲壽克伉直
多辯好箴切家雖貧其舊時喜事故在致客尊賢周
旋不倦時時急人困有樓君卿原憲先之風久之稍
厭去杜門學書書作章草法一時學者爭効之洪武
初爲鳳翔同知卒時有宋廣宇昌裔者仕沔陽同知
亦善草書人稱二宋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生元季世博達今古詭德匿
時洪武初有司春祭城隍群吏先竊飲猪腦酒縣學
生發其不敬子奇與群吏株連就逮獄中以瓦研墨
著草木子出獄成之其曰草木子者以草計時以木
計歲以况其生而傷其言之立也其書稽上下之儀
星躔之軌陰陽五行生尅之運海嶽浸瀆夷戎希乏
之物神鬼伸屈之理草木之變魚蟲之尤律曆推步
易衍之大宗釋老孔制之書而歸於六籍之緒野記
時事失得荒兵菑異文弗避而義甚則平生所著又
有範通玄理大玄本旨齊東野語諸書

虞原璩字叔固瑞安人博涉經史永樂中以楷書薦
與修大典竣事將授官以母老辭歸温州守何文淵
時時乘小舟詣之璩出迎文淵曰此地不容易到璩
荅曰此客亦不容易來也每相與辨難經史商榷時
務各極歡去一夕忽至坐談久之不覺夜半村落無
所覓酒文淵笑曰醯可代也璩遂出新醯侑以蔬韭
斟酌劇論時人謂之醋交同邑有季德基亦以善書
應薦母老辭歸文淵亦敬禮之粟飯魚羹亦未嘗不
飽時語人曰吾守温州得瑞安二隱君子焉

陳海雍清江人自號龍潭老人陳獻章受學於吳與

弼嘗以周易質疑與弼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獻
章歸如言往謁適海雍叢笠犁田乃延至家與對榻
信宿辯析疑義獻章欣服去旣去語兒輩曰吳君非
知我者

沈周字啓南世居長洲縣之相城里父恒吉與其兄
貞吉竝精繪事志尚高邈家庭僕隸悉通文史周風
格潔脩外標朗潤內蘊精明文學左丘詩學白樂天
蘇子瞻兼有陸務觀之體書法黃庭堅遒勁奇崛其
畫得之於天率多自運極其變化或時草草點綴而
意態橫生畫成自標題人稱二絕周事母至孝父卒

便棄諸生業或勸之仕曰君不知母氏以周爲命乎
至其含弘仁恕寬然長者也憐有失物誤指周家物
曰是公物耶推而與之其人旣得物返周家物周曰
非公物耶笑而納之嘗購得古書一部殊費價直客
來睇視之曰吾書也示我所從來將往質焉周問驗
其書果是客書舉而還之終不言售者姓名亦不嚙
呵售者至其直氣倔強又復無如弘治中科道官龐
泮等以言武崗知州劉遜事有旨下錦衣獄者六十
餘人臺部封事無人收納吏部尚書屠瀟請以他官
代之旣得旨詹事楊守陞致劄於瀟言科道下獄公

卽當抗疏請貸如何但請他官代叔章奏周讀之而
作詩云古諫無專職士庶獲胥通今者置有位非位
默而恭卿相曷其然出納代天工宮詹此劄子責善
太宰公辭嚴氣則直讀之聲淝淝韓論及歐書異代
而合縱既可扶國是抑竭朋友忠百年無此言友道
從而隆朝廷罰臺給株連班直空宰公乞攝曠奏上
何恩恩略弗涉救援於是涉迎逢急彼故緩此意外
有牢籠人情鄙茲疏詆訕紛兇兇臺爲風紀御給本
絲綸總朝廷托耳目立法繇祖宗官小係則大責重
望乃崇愆忒以之律邪佞以之攻從則如水流不

如水壅士氣要在養養則其氣充指沮失騫謬使之
抱暗聾天王本聖明人實股肱信之如蒼龜可以
定吉凶慨慷能行義曰無優容難解者彭王喜怒
注宸衷程罪終見釋鉞倖終弗庸公議皎如日曉及
三尺童豈宰顧不諒而弗及童蒙朝廷行是罰名以
懲不俱因攝以寓援何不鑑觸龍乞醬或得酒求魚
庶離鴻言患不至此何忠聽弗聰所惜在諫垣兩控
一歲中歲來其媿媿履霜愴凌凍不可視朝廷長有
拒諫風鳳鳥各不鳴若鳴致時雍匪爲群諫地自樹
弼亮功其日舉傳奉逮諫適相同奏名六十員珂馬

耀長衝胥靡共趨走俛默不敢顯觀者謂不祥道議
起如蜂其責將誰歸未可謝匪躬當憫時不平亦可
悲人窮不鳴豈瓦雞不應豈木鍾豈待七年發救焚
必征徂但恐緩不及激切有緘封令人思三原當此
熱心胸陳乞唯恐後剴切期必從皎皎歌白駒一往
無留蹤江湖渺吾憂其言不可終嘗作題松卷詩老
夫平生負直氣欲一發洩百不遂隱居只作木強人
設仕亦爲強項吏白頭突兀尚不平托之水墨見一
二豪來寫松三百株一一長身拔於地只嫌紙短手
跼縮腕閒風雨生蒼翠讀其詩其人可見也

周維傳
周屏跡

城帝郭外置一行高每自相減至高則遠近喧傳沈先生來矣舟開河干履滿戶限乞詩乞畫隨所欲應之卽販夫牧豎無不得意去然以母故亦不久留也居吳中與吳寬都穆文林相厚善而王恕彭韶先後來巡撫加禮之殊等最後有曹太守者新購察院成欲圖畫其楹廡籍畫史周名在籍中隸攝之周曰母驚老母旦夕盡不敢後客曰太守不知公何賤公也謂貴游可勿往周曰往役義也豈爲賤哉謂而得勿往乃賤耳亡何太守入覲銓曹問太守沈先生無恙乎太守漫應已見李東陽閣下曰君扶沈先生書來耶又漫應時吳寬方爲少宰太守倉皇走謁問誰爲沈先生寬具語周平生太守曰可奈何寬曰沈先生畫僕多有之公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病不能書也太守送東陽所送備誦吏卒吏卒曰沈周也公故使圖院太守叱咤曰我不知沈先生則已矣汝輩不爲我一言乎夫是歸也必無至廨而先詣沈先生

伍雲新會人少軒整無與讓所欲言語輒語旣與陳獻章游痛革素習約已以進曰不自樹不如死也南山

南有大江自以意爲釣艇置琴一張諸供具其中遇
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一色乘艇獨釣或設茗招獻章
共啜悠然坐艇尾賦詩獻章扣舷和歌不知天壤之
大也後卽所居北巖爲巖亭杜門息交間寂幽坐別
於白沙築草屋三間曰尋樂往來居之雲爲人篤孝
嚴先人重祀事有事先人之祀一門尊幼無敢不虔
恭

孫一元字太初自云關中人或曰其母倡也幸秦王
而生而秦王不敢子之或云安化王府中諸王孫東
髮入太白山繼入終南汎觀恒岱躡衡廬返嵩山渡

汴謁關里止鄒魯之郊久之踰江淮下吳越玄巾白
袷混遊貴賤常以鐵笛鶴瓢自隨憤激悲歌俛仰千
載思古豪傑不得一當素自誦云平生陳正字死不
受人憐初譚導引人疑其僂晚居湖州乃嬰昏娶與
尚書劉麟舉人施侃山人吳琬陸崑結社號茗溪五
隱其詩悲壯激發而澤於冲和年三十餘卒湖州道

場山中

劉麟字元瑞南京廣洋衛人弘治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慮囚畿內至活萬六

千有奇進郎中出知紹興不謁辭劉瑾之官五月節大治瑾銜之撫他事除名爲氓紹興人立小劉祠以繼劉龍麟罷官無以爲家泊舟湖州一富人門富人善望氣曰吾門今日當有賢人至令人守之入暮麟從舟中起步富人門其衣巾若醫士然門者告富人富人走出延之具知其平生遂留止之時值歲大侵

斗米百錢家有饑色士大夫相率日可使劉元瑞至
是歸安陸竟來相慰藉吳子琬施子侃蒸麟道誦忻
然迎之入湖相與論道蒙山之董塢關中孫太初方
僑居談說玄理說相見晚會龍子霓亦至遂結社爲
湖南五隱瑾敗起知西安府歷雲南按察使請告嘉
靖初起太僕寺卿每退食焚香如坐禪室相揚延和
過麟門見其雙藤倚戶飄香載道問曰此內爲誰曰
劉卿也致意而去尋擢巡撫眞定久之爲工部尚書
請作節愼庫久之致仕會顯陵宮殿雨漏追論事在
麟時落職閒住麟好棲居寡力自營請交徵明爲繪
神樓圖寓意吳興人尊之曰
南坦先生南坦麟所居處也

張詩北平人自號崑崙山人初學舉業于呂柟繼學
詩文于何景明順天府當試士士當自負凡入試詩
輒使其家僮代之試官不許遂拂衣出乃一意爲詩
與翰林江暉馬西玄林林易廖洞野呂柟諸豪俊交

遊倡和重于都下柙爲解州判後官南都詩兩謁之
道途所經得覽山川名勝古人之跡入汴見李夢陽
夜宴瓶芝忽自墮以爲梓行觴焉與夢陽各作芝梓
行因送王廷陳歸夢澤窮楚郢之觀至汝南視何景
明疾相守七月景明卒還北平所居一畝之宅擇隙
地種竹每遇風雪飄蕭披襟流盼相對欣然命酌就
醉興到跨蹇信所之雖中途遇風雨受饑寒不改悔
杭守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不惰不驕春風不足融
其情醇醪不足味其况也所著罵鬼詰髮笑琳七子
等文雄奇變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字書放勁得

其一幅揭之壁間可以驚人亦足驅鬼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徐有貞外甥也生而右手指
枝因自號枝指生以舉人授興寧令稍遷應天府通
判亡何乞歸爲人簡易不拘押時時游伶酒間然默
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解衣槃礴遊心玄閭或
當廣坐談笑雜選援毫疾書有若泉湧其書出入晉
魏晚益奇縱爲國朝第一所得官俸及四方餉遺輒
名所善客與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
錢逋責盈門訶諍滿路殊不顧問與允明同時同邑
者有桑悅楊循吉悅狂生也以孟軻自况論文曰今

天下文惟悅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持刺謁其部使者曰江南才人桑悅年十九舉於鄉試禮部爲尚書丘濬所知垂老佐郡不脩下官禮多任誕常自誦曰胸中有長劔一日磨綫遭然悅爲文卑靡其於學博耳循吉字君謙爲儀部主事與郎不相得謝病歸久之病良已復除原官多病好讀書開卷至得意起蹕掉不休人呼顛主事復官彌月再乞病告吏部曰郎病已復病耶不可有致仕耳循吉曰何難致仕卽自劾罷時年三十餘耳歸益亡復問外事踪跡益詭怪寡合久之老且貧無聊賴伶人臧賢見幸武宗上一

日問誰爲善詞者賢與循吉有故言循吉於上詔起之循吉冠武人冠韎韜戎錦出既見上不授循吉官有所幸燕令應制爲新聲稱旨受賞賞亡異伶伍間謂曰能爲伶長乎循吉愧且悔自乞放歸歸益不自憚諸後進少年非薄之卒窮老死

唐寅初字伯虎更字曰子畏吳人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祝允明貽之書曰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願子畏少加閱肆可久乃大寅一意望古豪傑意無一世輒飲酒攜小妓吹洞簫旣補弟子員不能斤斤博士家語著悵悵

擁鼻二詩廣志昭恤二賦演連珠數十首跌宕自喜
每會心處則般礴羸遊丹青自李唐馬夏諸名家靡
不研解吳中諸公稱爲才子寅亦自雄負以司馬長
蘇自况成化中試應天府第一明年往會試時傍郡
有富人子亦舉于鄉慕寅載與俱北旣入試有仇富
人子者抨于朝言與主司程敏政有私寄請并連寅
詔勅禮闈令敏政不得閱卷亟捕富人子及寅付獄
逮敏政出同訊富人子旣承寅亦斥爲椽繇此放浪
遠遊扁舟獨邁寧王宸濠聞其名聘之寅徉狂箕踞
漫罵其穢跡宸濠放之歸寅爲文或麗或澹或精或

泛無常態其思常多而不盡川其詩初喜穠麗既放
白傳奇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軌追唐宋名匠晚歸
心佛乘自號六如居士寅里中生有張靈者與寅善
靈善畫竹石每使酒作狂爲諸生以古文辭見黜
文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曰徵仲長洲人文天祥
之後也父林爲溫州守文章政事有名於時徵明少
從游莊杲受業吳寬被選充郡學弟子員爲人廉靜
靖慎都御史俞諫甚重之他日謁諫諫曰聞子貧甚
何以爲生徵明曰貧矣未甚也諫指其襤衫曰何綻
損乃爾徵明曰今日天雨衣故衣耳諫嘗造其廬見

其門前河湮曰此河一通子登第矣吾爲子通之徵
明固辭曰苟能登第何必通河通河必壞人廬舍願
公已之也久之林卒官溫人合斂數百金爲賻固謝
不受溫吏士謂文氏父子皆能廉脩故郤金亭以林
配前守何文淵徵明初游郡學時學官以嚴厲束諸
生辯色而入張燈乃散旣日長諸生皆飲嚱嘯歌壺
奕消峇徵明獨臨寫千字文日以十本爲率書遂大
進同郡沈周博學善畫徵明師之得其髣髴益以神
采更出周上而書畫名一時徵明書倣歐陽率更兼
蘇黃米三家小楷尤精復精八分書李東陽自負善

篆見徵明八分詫爲並美畫則人稱其兼有趙孟頫
倪瓚黃公望之體嘉靖初巡撫尚書李充嗣以徵明
與故相劉忠同薦會徵明亦以貢至京師遂授翰林
待詔可二年一再上疏乞歸不報相一清與乎敬謀
欲遷徵明官徵明竟致仕徵明雖游於翰墨乎生平
所最慎者藩邸所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曰此國家
法也四夷貢使道吳門者望徵明里而拜以不得一
見爲恨旣見亦不作一筆與之

寧庶人貽書徵明使
者及門徵明辭病亟

旣不見金幣一無所受亦無所報周王以古鼎古鏡
徵王以金寶瓶他珍寶直數百鎰爲贄使者曰先王
第一格謝之王慕先生無所求也徵明曰王賜也格
之而後辭不恭竟弗格後夷謁贄徵明服緋坐受其

并於庭日示中國體竟不受費亦不與書其他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

人珍寶填溢不能博其一赫蹠獨貧書生與其故人

子若姻黨之窘急者尋常得之世更以此重徵明也

徵明所善後進吏部郎王穀祥通判祝允明穀祥喜繪事點

染花卉意致獨到卽一枝一葉亦有生色書法倣李北海太學王寵秀才彭年周

天球而其二子彭若嘉群從伯仁亦名能精其業嘉群字

休承仕州學正生平恬澹可親座客常滿年九十方爲人作楷書已擲筆

逝吳中與徵明同時同業者有周臣謝時臣陳淳仇

英朱貞孚而陳淳書畫兼美淳子枯亦肖其父業貞

孚爲景寧教諭後來吳中又有魯治陸治錢穀治善

花卉翎毛穀精山水松石小景更得神趣

王寵字履吉長洲人爲人高朗明潔砥節履方風儀
玉立舉止軒揭雖聲名振疊而醞藉自將少受學於
蔡羽居洞庭三年旣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
省侍不數數入城遇佳山川輒听然忘去或時偃息
長林豐草間含毫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意
長於書法國朝善書首推允明而寵次之初與其兄
履約並有時名其後履約舉進士官至都御史而寵
每試輒斥年四十終然世之知履約者不如其知寵
也羽字九達爲文與雅宏肆詩濺滌曼靡一歸雅馴

晚更沉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李長吉不過也羽大
悔恨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爲李賀耶吾
媿死矣

黃省曾吳人爲人狂誕而矜局自位置有所慕古匪
適一家虛極既開萬言立吐以其經魁南都舉進士
不第遂棄去自號五嶽山人喬宇爲南兵部尚書邀
往金陵乞纂遊山記草成宇曰令某爲之十年難此
王守仁在越四方鴻俊千里負笈省曾執贄道席晨
參暮斂每班坐請疑問至卽荅無不圓中厥後湛若
水祭酒南都復往從遊罄欬之下恍增智穎王湛談

道本同因有小細往來述飾幾墮參商二門所爭譬
之蕉鹿因其放勝各有超首省曾曰王公如握日中
天湛公如流光萬土王公如漢本崑崙湛公如派達
萬川日必有光派何離本守仁若水遂皆重之自言
思樹勲常而瞻言百里必有搖敗故不樂組綬亦愛
賓饌而俗化蕩靡故杜門交遊知饗御有枝腹之分
故不營貲產知情態成狐蜮之觀故不蓄懷較所積
萬卷皆折貲捐產不惜重購讀用未周常以爲恨每
朔望必陳五經而拜之海內名舊若李夢陽康海王
廷相楊一清霍韜輩或以翰札見知或以經濟加器

隱顯請交約略二千餘人有子曰姬水年十四補邑諸生久之棄去出入緇流滅景叔聲所居環以奇卉異石焚香獨坐稍羸輒召故人焚枯酌醴

都穆字玄敬吳縣人仕禮部郎中簿書吏事不協于情年五十餘卽棄官歸加太僕少卿致仕一時士大夫見穆蕭然戒行視棄官爵如吐唾交歎穆賢家居絕跡公府寢臥圖籍放意山水冥搜遐寄如是者十餘年嘉靖初以撫臣薦進階中憲大夫亡何卒正嘉閒海內士大夫好爲山水遊者太末則方豪思道天台則蔡潮巨源而姑蘇則都穆玄敬三子者又皆善

大書嘉勒創名紀跡人以比之謝靈運柳子厚

蔡潮嘗為

貴州參議平清平苗香爐之亂歷官河南左布政使

許相卿字伯台海寧人三上春官不第聚書萬卷讀于靈泉山中十年乃舉進士正德末授兵科給事中道與時違恒切幽憤世宗卽位連疏五六指陳時弊排擊巨璫分不諧俗遂引疾歸買山栽松為終老計久之中外交薦名禮科給事中力辭不起舊游仕者過相卿勸之相卿故與雜談農圃事間有索京師故人書者則曰君第言相卿死矣故人張璵夏言相繼當事各貽書物探所欲官悉謝卻之對使者曰我方

憫子勞子不憐我病官是渠家物耶以之私人而顧及我去矣領子一尊聊酣予意竟不荅書後遂無薦者家居數歲以娛親爲務父歿葬海鹽縣之金井山結廬墓次蔬水三年旦夕臨毀墓近紫雲村之茶磨山遂徙籍焉因自稱雲村病翁影不出山若與世隔者值佳風日山椒水滌曳杖行遊道逢山僧園叟相與班荆爾汝大雪則騎黃犢從一童登雲岫絕頂縱觀群峯廣野如在混沌自詫奇絕襄陽守徐咸濟南守鍾梁素善相卿造焉相卿候於翠微落照返射千峯皆紫有潯陽風致太白山人自天目來晤中秋汎

月漱湖酣笑達旦至其狷介迂俗時有背詬怒若罔聞也年且八十死而自志其墓

高澂字宗呂侯官人父鑑正德中爲清遠教諭邑人吳鏘曰高先生如高陵廣淵吾未能陟其巔涉其涯也澂早善屬詞不樂進士業每謂文至牽飾比偶猶之鬻鬚眉以傅脂粉無足學也遂洗意爵祿結霞上之居自號石門子又號霞居子善畫善隸善八分草書家貧嗜酒日酣飲醉則狂叫放歌醉甚卽散髮赤脚飄然舉舞又自號鬢僊絲是孤潔一世知名海內鄉有宋子者與澂善瘡一歲弗愈一日澂造問之宋

強疾移榻就堂相見因飲之酒酒酣宋出素請畫澱
染筆寫菊數本倒垂縣厓香姿隱隱有飄拂流動之
狀宋泠然疎爽因再請復寫奇石亭立雙竹凌空蕭
蕭數葉風韻若有聞焉宋躍起視之毛髮俱竦是日
瘡遂就差時人爲之語曰少陵有佳句不若霞僊筆
傅汝舟一名舟字木虛自號丁戊山人一號磊老閩
縣人方顙碧目小指有四印文年十四則誦黃帝姚
姒二十卻秀才學通天官堪輿涅槃老聃屬盤雅秦
漢等語而肆命之其古色蒼黯瓌奇處至不可解與
高澱齊名閩人諺曰高垂腹傳脫粟言斷斷中歌曲

甲歲好神僊方外學增損姓名曰傅汝舟輕別妻孥
不問生產穀說其事而不能從之汝舟乃與吳航人
劉一企治竹筐食擔葫瓢經武夷臨歸宗巖築土竈
炊食留十日遇異人衣冠如聖儒不知其何許人也
兩人視其膚革有雲氣口數三典如數一二諸衍斂
術施咸中文章教之曰僊術無旁但緣倫常兩人拜
受其人忽竦身不見繼汝舟之後者惠安人有黃克
晦永春人有顏廷榘莆人余翔廷榘仕岷府長史翔
仕全椒知縣皆善爲詩

孫宜字仲可華容人父繼芳仕提學副使師事何景

明以景明故得盡交海內諸公諸公過繼芳輒出宜
試之相與嘉歎爲張衡王勃復生也嘉靖中舉于鄉
久之試京師聞繼芳計哭泣過哀臥病者三年旣愈
遂不復就試自稱洞庭漁人著七遊及遁言十七篇
以見志人呼之進士不應呼漁人則應之每酒酣謹
極呼盧擊缶放歌漁父詞意翩翩遺世如是者十餘
年尚書霍韜欲薦之固辭年五十卒所著有洞庭漁
人集五十卷他雜書稱是

盧柟字次榎濬人自號浮丘山人入貲爲國學生好
吟詩詩爲漢魏古風每大醉狂歌滾滾溢出一日自

太學歸過申考功之廬大哭申問故對曰今天下獨
一盧柎奈何不哭申笑而飲之酒試赤驩賦援筆立
就申大奇之濬令某者刻深人也陽浮慕柎柎跣而
出見令他日令從容語且過公柎歸翁媪治饌夜至
旦旦則令不來日眈乃至柎徐攝衣出曰以爲明府
見鄙夷夫妻斗酒相勞醉矣不能具賓主請以異日
令大恚去有讒柎於令者曰是嘗見令君文笑且唾
能具賓主耶令益怒亡何柎干楸其役夫以爲盜榜
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強復加榜焉頃之役夫壓牆
死去其榜旬日矣令曰喏曩能復倨見我耶誣柎抵

坐上獄臺府報可無敢訟言桡者桡居獄著幽鞠放
招賦以自廣亡何桡父爲盜所逼死盜又燒桡廬令
知桡苦乃稍寬桡時時從獄中假手授簡予之酒食
洗沐而布衣謝榛遊京師攜桡賦頌桡寃諸公間後
爲濬令者陸光祖乃始解脫桡桡爲九驗以謝此時
謝榛游趙王府中桡走訪之因上賦趙王趙王名見
賜金諸王人人更置邸延桡各自爲得意桡醉故態
復發罵其坐人人掩耳走桡亦不自得罷而最末
王世貞治獄三輔名與游

宋海翁名登春趙郡新河人其先世治農饒資用至

登春少孤亡嘗省家貧落嗜酒慕俠能挽弓馳騎通
習詩畫里中目爲狂生亡繇知名會一歲間妻子女
五人相繼死遂囊書遠游至博陵有所善客舍之二
年默默不自得竟謝去之京師又去之渤海入兗州
登嶧山還居長白山蕭寺中者三年又去而浮淮海
揚子登北固以望金陵過雲陽匐伏延陵季子祠下
涉吳會訪錢塘諸勝已又走青徐歸新河又出居庸
循太行而西窮關陝澤潞諸邊塞入于太原太原逆
旅人視海翁垢敝蔑如也會旁舍賈請詩若書海翁
信手應之旁舍賈爲海翁製鮮好衣數襲海翁拜受

而謝之轉投其逆旅人已繇棧道入西川遊峨嵋溯
巴衡下荆鄂將達於潯陽迂於黃迂雲夢而北走大
梁偶憇禹州題詩酒肆中禹州有党中丞得其詩致
之家復自宛涉襄過京山驢蹶於唐氏之淖傾其囊
中曝之衢唐氏主人異海翁所爲要之主其家一歲
爲刻其詩傳荆鄂間轉江陵登王粲樓讀粲賦有終
焉之志依其兄子鯨耕於天鷲池之石田自號鷲池
生而吳人徐學謨爲荊州守禮重之始海翁嘗至江
陵矣遼王奇之名謁之便殿語不合一夕逃去去數
歲至是復來後數年守廢家居海翁自江陵數千里

行乞訪守吳人謂守客遠來爭勞苦海翁海翁乃一
無所謝去之二年遼王坐不法而海翁獨不及於禍
隆慶中去江陵居澧州與一瓢道人同客兗州同知
龔中所一瓢道人不知何許人敝衣表蓬跣擔筑竹
掛一瓢行澧中有時鮮絳衣高鞞危帽從人假騶馬
擁大蓋出澧人莫測也海翁以詩以酒以畫與道人
兩相得道人作畫多是大龍游戲風雨晦冥臨畫衝
衣羸裸槃礴起舞瞑目一呼信手塗成署其尾曰牛
舜耕曰人呼我牛足矣顧我之爲牛唯舜能耕之耳
澧中華陽王爲道人改館也一日請華陽王爲我營

黃腸必速之既成坐其中令人昇之出郭而遂死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本土記

讀書懷孤獨之行而身孝悌豈非世之所謂君子者哉榮之與利人所趨也爲是行者皆必違而去之不如是不足以恬澹其心而遠於歆羨間或其人足自善而已不能有所康濟於時其行事或涉於僻以迂然使當路位人見之加敬貶躬而從之以高賢士大夫之風不肖者媿且畏豈非桂樹生於泰山而不知功德者哉其於成世助教不可無也蓋未有不身孝

弟者也余得陳謨而下若而人

陳謨

吳朴

杜瓊

林希蔭

唐璧

陳淮

黃流

李孔脩

劉閔

楊黼

吳琬

柯維騏

林兆恩

鄧元錫

王敬臣

陳謨字一德泰和人洪武初徵至京師賜坐議禮宋濂王禕交薦爲國子師引疾辭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爲江廣考試官所拔士往往知名謨爲學涉流探源辯析歸當雖不願仕而於當世之務一一籌度謂學必敦本莫加于性莫重于倫莫先于變化氣質一時

經生學士靡然從之稱海桑先生

吳朴字華甫詔安人書過目不忘天文地理古今事變四夷山川道路遠近險易無不涉心所著有龍飛紀錄紀太祖成祖創業繼統之事又有醫齒問難樂器渡海方程九邊圖本諸書

杜瓊吳人生一月而孤母育教之長從陳繼學博綜今古念父早亡從人問狀往往見其容儀夢中父名玉終身不言玉也嘗割股已母疾有司欲上其孝瓊曰此豈得已耶母節未白可念耳有司以聞母遂得旌每求賢詔下有司輒以瓊應皆辭不就瓊介持有

守不爲矯異隱居城西其東有原學者稱東原先生
年七十九卒三吳之士會葬者千餘人私諡之曰淵
孝

林希蔭字宜民揭陽人幼能屬文博通五經尤精春
秋父客死非命貨錢歸葬母沒廬墓三年有白鳥巢
樹蟾子聚楹以數千者三日妻亡不再偶與潮士林
厚相友善永樂間俱以孝廉舉希蔭謂厚曰君有父
母可以祿仕我恨終天出欲何爲厚累官參政希蔭
終身家食有司時賜餽遺自號貧樂天順間海寇焚
劫村落獨大書其門曰林先生屋慎勿燬一日泛舟

出遇賊賊見希蔭衣冠偉坐不敢犯而去族兄與鄉人訟郡守不能決召質之希蔭涕泣曰不能化族黨非善也證父攘羊非直也不對而出季子岩從學陳獻章積善行義不替其家教

唐壁南海之平步人祖奎國初爲增城教諭博洽群書其鄉湛菜民作亂往諭不從被執罵賊死父豫剛介無詭一鄉稱孝與里人周祖生周祖念劉子羽何淮劉子高友皆德行尊嚴爲世所欽號平步六逸壁動循禮法當暑未嘗去衣冠母區氏目瞽晨夕執匙飭侍飲食後遇神醫母目忽明人謂孝感一時公卿

皆欲薦之以母老無它兄弟辭廣東參議陳贄待壁以賓禮後遷去執手泣別曰卿吾三益也

陳淮莆田人幼有至性在父母側飲食衣服必躬視疾侍湯藥不離頃刻父賢爲南康教諭淮從之官每日鷄鳴起所須皆先具洪熙初賢入覲卒京師淮載輓南歸至寧化輒夜宿柩傍河岸多虎亦不引避夜大雨懼河泛柩撫之號呼雨忽止淮遇父母忌縞素哭奠哀慕終日以貢充國子生值限年例過五十五者罷歸或請淮減歲籍曰吾不敢遠媿司馬朗寧黜歸因上疏言太學不論賢否徒計老壯啓人僞喪士

心不報歸置義塾訓鄉子弟家門肅睦諸子遵教無
違禮法令有不便者必白之郡邑臺司一上官怫然
不納淮厲聲曰天生君子道固然耳

黃流居玉岐之陽有志聖人之道根據六經博綜諸
史窮極造化探索事物一時名儒如羅倫陳獻章張
元禎胡希仁或近接行遊或遠致書札以親老乏兄
弟絕意仕進事父先意承志母病風數載隨侍湯藥
後罹膈疾醫不能治涕泣籲天請以身代忽有異應
母膈遂愈弘治初與同邑蕭子鵬被徵子鵬得嘉興
教授流固辭不就嘉靖中詔書旌門

李孔脩字子長粵人也有庶母父沒改嫁誣訟孔脩奪之產令繫鞫之俛首不辯令迫之供自供曰母訟民情真民願坐罪令疑焉覆鞫得情出之延爲上客他令至孔脩入縣輸租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荅拱而立呵止之如故令怒笞下之不置對趨出孔脩好周易善詩畫與陳獻章游破廬敗甑蔬食不贍不宥投合於時皂帽深衣入夜不違居家未嘗出戶或出遠近環視以爲奇物兒童婦女皆稱子長先生卒無子按察使李子庸曰子長有古林逋魏野种放孺子雲卿之風爲治葬

劉閱莆田人喪父三年不處內舍御酒肉獨居事母
一如禮經鄉人盡加敬慕副使羅璟立社學構養親
堂延閱爲師提學僉事周孟中捐金助養知府王弼
亦置田五十石資之閱皆不辭及母卒閱卽送田還
官廬墓三年歲凶弟婦求分異闔戶自搗弟婦感悟
復合如故弘治中林俊上言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
所決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傳古人之教恐未宜然夫
教所以愛之擇正人所以教之也今東宮講讀侍從
諸臣固皆陛下之所登簡廷臣之所論薦然百司衆
府山林隱逸不謂無人以臣所知則禮部右侍郎謝

鐸太僕少卿儲瓘南京光祿少卿楊廉行幾殆庶其
資序不合實德可取有二人焉致仕按察副使曹時
中渾厚澄瑩粹然春風無賢不肖皆服其行時中華
亭人也處士劉閔則臣縣人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
無二粥身無完布處之晏如臣每見愧畏不暇上官
劉大夏徐貫知府王弼等恒延拜之閔詞藻雖稍不
逮德宇道風自見難比臣謂可禮致時中爲宮臣閔
仍布衣入侍更以純德雅望之人常同起居必能涵
煦陶薰有所裨益其後巡按御史宗彝饒塘欲援詔
例薦閔經明行脩閔力辭知府陳劾請遂其志榮之

以學職正德元年遙授儒學訓導

曹時中故名節惡其類於漢常侍也

以字行舉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浙江按察僉事以家難歸應墓三年所居山麓產有瑞芝人謂孝感再歷副使與當事者相左遂拂衣歸年六十矣人詰其故曰吾有採尊舟不能忘耳抵家閉戶掃馭下貧自守鄰有悍生怒時中魁岸以空題時中名於牛後向時中僅肆言時中以激之僅述鄰生言時中曰是人詈我而若連之是若詈我也有貴公子挾妓遊山鼓吹過時中門時中召之曰若父居官躬素絲之節若濫肆如是吾於若大父行也不戒若是不子若也取懷筵鞭之貴公子自是折節爲恭讓壽九十餘無疾而終而時中有兄景舉景泰進士有僕竊其金入妓館亦大淫肆景怒而訟之比部部郎攝妓痛榜之妓怨反誣景坐罷不叙英廟復辟有白景寃者上方惡景帝以其名同景泰號又景泰所舉進士也置之居頃之朝會得匿名書下部考驗憾景者誣爲景上問曰必若人也爲我廢而怨耳詔逮至京縱騎馳入鄆守某者景同年厚賂縱騎與偕至景家先入語景景泣景曰君命也無所逃罪檻車詣錦衣拷訊備至遂

自引伏至冬朝獻有擊登聞而號者曰投書人在也
曰者小人有母今亡矣吾爲吾母而負吾君今又以
負它人何面目耶請就法累乃得釋已廢歸其富林
之山以詞翰自老時人爲之語曰富林二曹一時人

楊黼雲南太和縣蟠溪村人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
尤好釋典工書善篆籀人勸其應舉笑曰不理性命
理外物耶庭前有大桂樹縛板樹上題曰桂樓偃仰
其中詠歌自得躬耕數畝以供甘旨但求親悅不顧
餘也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群書極談性命編摩
皆小古篆作字片硯硯乾欲下桂樓取水硯池中忽
已盈矣自是爲常人謂孝感父母沒爲傭管葬葬畢

入雞足樓羅漢壁石窟山十餘年壽至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曰明日吾行時至卒棺殮既畢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大笑曰楊黼先生今日纔了事也

吳琬字汝秀長興人世以貲雄千里琬獨退約不近聲利隱蒙山五十餘年窮獵經史百家自號甘泉子著書有三才廣志史類文編凡千卷又深曆數之學尚書劉麟與相善曰吾舍甘泉若病肺渴

柯維騏字奇純莆田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未領牒引疾歸張孚敬脩怨爭論大禮諸臣奏

開新例凡京朝官請急過三年者悉罷免維騏本孚
敬同年以素不相聞問概在免中而維騏本非其好
也鍵關讀書開門授徒弟子翕然趨之其學以誠意
爲根躬行爲基粹然出於正義謂宋故正統元人脩
史概與遼金同列混華夷冠履之辨作宋史新編提
宋爲綱而遼金附焉瀛國二王挈而臚諸帝紀之後
宋諸臣若酈瓊劉整畱夢炎之徒悉目之爲叛而誅
之復作史記考要十本以是正班氏之譏評漢書之
增損少孫之補綴諸儒之紀載撰次莆陽文獻記其
鄉之人物文章以比於益部耆舊傳家食五十餘年

年七十餘卒張時徹曰柯公奇純具臻衆美闇然實
脩符曾史之淑性苞商偃之華文總五經之要妙譬
百氏之異同敦悅道訓力行仁義非人不交非地不
履鞠躬君子也

林兆恩字懋勛莆田人究心儒學兼通道釋遂欲合
爲一途而統歸之儒道世人名曰三教先生兆恩之
言曰沙界之華龍天之夏爲儒者曰我儒也爲道者
曰我道也爲釋者曰我釋也夫人性本善也本自時
中本自清靜本自寂定非有待於孔老釋迦而後能
時中能清靜能寂定也中庸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

性不誠未有能盡其性也能盡其性而後道也教也兼舉之矣性吾之性以爲性則孔老釋迦之道可得而道道乃至道吾之道以爲道則孔老釋迦之教可得而教教乃大性也者其在天地之內乎其在天地之外乎天地也者其在性之內乎性之外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顯玄德莫得名言孔氏所謂聖不可知老氏所謂無名之始釋氏所謂最上乘也夫唐虞三代之世未嘗名儒名釋名道也今旣名儒名釋名道矣又安能返之於無名夫惟唐虞三代之世人盡綱常也人盡四業也講其所不可知者於特達高妙

之人而繇其所可繇者於庶民日用之間此亦唐
三代之如是則人無異道無曰我儒也我道也我釋
也如是則道還歸儒也如是則釋還歸儒也如是名
有三教而實爲儒者之一教也嘗欲作一書上於朝
使道釋之徒脩明其老子釋迦之教竝得娶妻生子
入籍定賦視其寺觀之居若吾儒之有學宮然而又
取吾儒孝經論語等書冠婚喪祭等儀收而兼用之
要以世無游民民無廢倫綱常悉備四業竝生無有
自外於人倫之外而登唐虞三代之世卒不果人曰
子迂哉其將能乎曰吾托之空言而已矣兆恩之學

自縉紳學士下及窶子市人莫不津接又慮愚者猝未易入先引以行庭九序却病晬盎之方使漸生其道心而遺其外念凡著書積萬言無非此意江以南方內外之士群然北面而師之嘉靖之季莆城陷賊顧相戒母犯陳孝廉茂烈及三教先生也

鄧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少事司訓黃在川博覽經史久之有志爲己之學十五喪父哀毀如禮事嫡庶二母至孝家門凜肅十七倣古社倉法行之鄉里里民耆而貧者婦節而寡者咸聽其貸不取息入其人死并以所貸爲助葬資十九充邑諸生徧走其州之東

西謁諸長者先生講求學問久之領鄉薦念母高年
不赴會試杜門潛脩邑令送行資爲勸駕謝不受居
三年母氏力促之道出吉州就學鄒守益劉陽會有
閩越寇復馳歸侍養居三年母氏復強之下第而還
遂堅執不出授徒講學於天峯山時心學盛行學重
證覺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以爲多元錫曰九容不
脩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及門者皆彬彬有
造居祖母及母喪一準古禮廬墓三年南城之人皆
曰鄧君吾邑孔夫子也所著有經釋函史諸書皆足
闡衍聖賢蒼萃古今范涑爲南城令以與南昌布衣

章潢安福舉人劉元卿竝薦萬曆初祭酒趙用賢復以爲言徵詣京師辭疾不赴當道先後薦聞神宗以翰林待詔徵之有司勸駕敦促就道竟卒途次學者私諡爲文統先生

王敬臣吳人父庭爲江西參政敬臣孩而倍母其繼母郁氏養之羸弱早慧十餘歲誦四箴註歎曰學在是矣繇是居處以禮燕褻無惰數年父命之應舉泣不忍離再被命始行歸寓佛寺鬻書易粟十九籍博士弟子謁魏交而考道焉一十一婚盧氏女相見如賓朝夕共省其繼母繼母下所以婉解之萬方庭告

歸養母敬臣佐養祖母及所以事庭甚謹庭母沒服闋起補參政敬臣事繼母於家不懈庭致仕歸復事庭至孝中歲得疾劇甚庭命養疴別墅者一年迨歸則盧氏失繼母歡敬臣曰身不行道閉戶省愆不入寢者十有三年庭病疽敬臣舐拭之臥床下者數月繼母沒哀慕終喪人不知爲繼母也庭老而患足敬臣復絕內寢臥父側者三歲庭卒哀毀有加吳俗有江左餘風見敬臣範押準繩爲之一變晚而從游弟子四百餘人敬臣刻厲責課一意聖賢要歸於慎獨之義曰慎獨之義有二要焉曰研幾也審則也幾者

善惡之幾研之始知則者帝衷之原審之始得又曰
親長之際衽席之間慎獨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
仞之山戕其本何以發干霄之木聽其言興起者甚
衆

郎曰莊周稱墨翟禽滑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
之徒彼皆以一察自好繇聖賢不明道德不一而諸
人之徒出焉至於今日賢聖明矣道德一矣著書立
言一詭聖人之道則三尺童子能辨之夫惟矻矻孜
孜俛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始得與於斯乎始得與

於斯乎

終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本行記上

人具五常之性達之於天下也所爲喪失其心而不自知者自輕其身而富貴功名之念錮之是以賢士君子專其行若夫不日書史具足至性天生是人維世道也陋巷耕鑿傭販之徒吾尤重之天下大矣生於偏州僻邑當不絕人無有文字爲之記則其故老鄉人一時道說久無聞矣吾尤悲焉據吾所知謂之本行我所不知人其舍諸是編也蓋士大夫十之一

小民間巷十之九

鄭廉

包實夫

李得成

周炳

劉謹

姚伯華

陳圭

朱煦

樂枏

孫惟中

劉昱

周教父子

洪祥

王原

容師偃

顧復

張鵬

趙時中

王允

黃鍾

蒙景澄

李洪

虞謹

田籽

潘選

杜蕙

史載德

衛宣

熊玻

馬宗範

徐澄

易道

何壘

王濟

謝廣

何競

陳大韶

劉靜

傅檄

劉憲

羅璋

蘇純

李豫

向化

蘇奎章

王表

宋顯章

歸鉞

張鈞

唐儼

楊成章

周孝

周聘

劉和

何倫

彭寶

俞孜

范運吉

崔鑑

丘緒

韋起宗

潘寬

何孝

陸尚質

葉文榮

殷士望

李壯兒丁

伍民憲

朱玄昊

杲應策

陳經孚

朱泰

趙智

李學梅

何茂先

長興者

吳門兒

鄭濂浦江人其先綺綺四世孫德珪德璋皆見於宋史自綺時則已九世同居矣元末珪子德璋曰大和年八十餘爲家長尊其先人之訓內外食指二千餘雍睦而和元人表其門而復其家鄭氏家訓井井而其堂則大書曰恪遵祖訓毋聽婦言以此持其世濂綺八世孫也大祖卽位聞其名而名之得其家指之數獎借者夕之入語皇后皇后曰天下紛紛陛下以獨身取天下鄭家人衆多如此而又爲義一心夫亦庸可測乎太祖亦疑之召之反而問之曰汝家人多

如此而若一心亦有道乎對曰毋聽婦言祖父之訓
所從來也太祖大釋然賜之梨一擎出至家出巨甕
注水擣梨水中而分飲之皆望闕謝太祖聞復大悅
濂兄弟六人有弟曰洧者其時以民間履畝不實累
及巨室洧則代濂坐罪瘐死獄中有弟曰湜者家被
誣通胡惟庸反湜與濂爭詣吏濂曰我長湜曰兄老
相推者數太祖聞之曰有人如此從人反耶名賜飲
食勞勉之擢湜爲福建參議賜之冠帶襲衣又有其
異弟洪爲藏庫提點司同官坐罪連及死獄中妻石
氏當配而絕粒從之太祖命廷臣推篤行之士爲東

宮官屬皆曰無過浦江鄭太祖曰鄭吾固知聞其里人王亦倣鄭家法可召兩家子弟審其有文學者而用之鄭自舉濟王自舉勸遂並用之濟從子幹御史楷蜀府教授楷父淵事父母孝急人困宋濂爲諡之曰貞孝先生同時又有王氏兄弟曰子覺子麟黃氏兄弟曰逢吉逢昌皆聞義門之風而興起者

包實夫進賢人父希魯博學潔行人稱忠文先生實夫明經力學事親孝謹洪武初館於邑之太常里其冬歸省而復之焉道遇虎進退莫避虎前伏類拜者徐起銜其衣之左腋曳之行至林莽中釋而蹲實夫

亦對虎而踞語虎曰將啗我哉命也奚憾吾有父母年七十餘汝知之乎能容我畢養吾苟屬汝終還汝啗虎起曳實夫裾復至故處舍之去人稱孝感

李得成涑水人少孤元末隨母避兵去家里許抵拒馬河日已暮追者在後母前臨岸度不得脫因投河水死時得成年十三耳居嘗痛母既長娶妻搏土爲像與其妻銜勒負鞍爲馬朝夕立像側若待母出水而乘之者會冬月大雨雪河凍甚厚可六七尺得成夢母與語曰我處水下寒不得出覺而大慟與其妻膝行距河裸而臥冰上心口惟念若冰化水也母會

有出時其妻亦跣叩臥所如是者七日河悉化水可
十餘畝里人神其孝皆往拜請之歸洪武十九年舉
孝廉爲光祿署丞改贊禮郎二十五年以割肝報効
之忠轉尚寶司丞詔書旌門建文中使入燕說成祖
不得報坐下獄成祖卽位用得成如故得成雖不學
能數言民間不便事累仕布政使

周炳舞陽人事母孝謹母病哀號顙天願以身代母
思食瘠肉炳四求不得悲痛愈切晚忽有瘠入室殺
以啖母病遂愈洪武中旌門

劉謹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

謹方六歲問家人曰雲南何方家人告其向輒如
西南遙拜年四十矍然曰雲南雖號萬里天下有無
父之子哉治喪往尋時滇夷初服道路梗塞衆勸勿
行不能尼也歷六月至其處遇父逆旅舍相持號慟
行道傷悲俄父患瘋痺卽欲以身代戍而國法丁壯
十六歲以上又嫡長男始得代於是復歸攜其伯兄
子往而伯兄子孱弱未能自立又復歸悉鬻其家皆
往蓋三返雲南始得歸父父歸家徒四壁力供菽水
晨昏極其歡孝其後子孫科第相繼人稱天道
姚伯華桐廬人桐廬無城元末兵起伯華父家資頗

厚挈伯華挾貲避匿之閬原山盜倉卒至父子散失盜過其父出號伯華不得爲他盜獲去母往棊併驅之父母中途祈免盜怒推之崖下皆墜死盜稍退伯華行求不得哀聲徹天行數日得之崖下則已臭脹負之行從間道夜渡桐江至其祖墳之下掩之樹葉用木爲錐取石作碑書伏夜作而遂成墳其時伯華父母年約六十餘而伯華方弱冠耳入明天下大定乃始娶妻作家恨二親死不得命一念至號慟不已對人語及悲不自勝計其時屬仲春而不知其死日每臨二月則終月不近葷酒不接賓客擁爐注淚家

人或問之益烏咽不能聲進飲食推却之歲祭執爵
哀慟聞路人伯華善人也家倩工發直平約不爽室
一夕火人家典寄之物值數百金伯華急移之他處
於已賞一無所問火已召主者悉還之客有遺鈔一
巨囊於其肆下追告之去已遠踰年遇客客憐不知
其遺并忘遺處伯華提還之有兄伯榮爲永城典史
以事坐臺獄旣釋乃死其內弟化其骨歸藏之黃山
山寺中而歸語伯華曰兄事幸可解當得錢爲用伯
華曰需幾何如數與之內弟持錢去久之歸則曰兄
使錢幸無罪顧病死矣吾火之而寄其燼於黃山寺

中幸往取人知其內弟詐而語伯華伯華曰歸骨足矣方逃賊時伯華構草屨得走免及老常織屨以施人子唯大洛陽知縣孫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參政陳圭字錫玄黃巖人洪武初父叔弘坐罪當死圭自陳願代上曰不意今日乃有孝子宜赦其罪爲天下勸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遂聽圭代而謫其父隸兵雲南

朱煦僂居人父季用洪武初薦知福州之官五月有詔逮治天下害民官吏旣至無輕重竝論輸作訴者罪益重時季用在逮中旣至病痢被楚顧煦歎曰吾

矣夫役嚴費重禁訴復嚴兒乎兒乎善叔我
謂父僚之同逮役者曰吾父病矣訴亦死不訴亦
死萬一生遂具訴通政司通政司以上聞上立赦季
用復其官同時以煦訴得免而復官者十有四人皆
拜季用謝曰微君之子吾其土矣有頃煦感疾沒十
四人者痛煦如已子而季用頃之亦死

樂枏定海人也家故亭戶洪武中會稽錢許二家歲
輸鹽厚自縮而迫小民皆輸以掩已數上聞以浙東
亭戶皆罔上賊下卽遣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
鞫訊坐罪輸作而枏亦在中央治行弟稅請往枏

曰吾行雖生死不可知願吾有三子爾未也說走詣
縣庭請代柈白縣曰力鹽皆柈也稅烏能知之使往
必失對遂行可一舍許稅追及柈叱之去不聽卽乘
危垣以塊提稅垣之塊去者半柈行已遠慟哭而還
柈至京師果死

孫惟中昌邑人家世農也惟中朝出耕夜歸讀古人
書年及壯用推擇爲寧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頰行
責父卒皇皇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葬城
中結廬其側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風遠
傳人爲泣下日啜淳糜二盂晨起掬雪頰面詣拜墓

前久之手足皸瘃形容瘁甚或勸其還哭不對里民相率言于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夜半攜二蒼頭出風雪中抵廬下聽之惟中聞足音遙問曰何爲者戴歎息去亟上之府部使者請旌其門惟中妻劉氏亦從惟中之化居舅喪不酒肉者三載有子尚志爲禮部主事

劉昱山西人爲翰林小吏從事勤毖翰林諸公皆喜之永樂末年從學士楊榮金幼孜扈駕北征而昱弟亦從軍隸成山侯戲下至應昌死昱不勝痛坎地藏弟屍欲待師還而化之旣還發屍就化無所取薪幸

北土剛屍未腐其乾若枯腊昱負之以行六日至開
斗始得薪化而裹之楊金二學士怪其衣背隱隱有
屍痕自言故共歎昱雖小吏士君子也處弟如此它
可知已

周敖河州衛軍餘也正統己巳聞上皇北狩慟哭不
食七日而死其子曰路爲衛學諸生出舍外學聞之
不易儒衣巾而奔至家觸庭槐亦死死後衝巾被面
鄉里憐而異之言之河州守守爲臨其喪不易裂巾
而斂助以麥四十斛白金一斤

洪祥黃梅人父病瘴年餘起臥粥飯皆祥左右衣被

路旁簿篋逸去邦相父子匍伏乞市中六兒間行乞
至良幹學舍因告之故良幹曰嗟乎吾不爲計父子
同死矣遂躬詣困處致醫藥館穀邦相病且死泣數
日下良幹止之曰母憂吾爲若治復歸若子旣則買
地葬邦相石識之叔六兒與其弟同臥起而教之讀
書翰林王九思者邦相族人也其子爲順天府通判
因令六兒寓書通判所以掌印書末會通判亦卒書
未達而王氏以簿獨歸意見殺訟起成獄居亡何九
思簡通判篋六兒掌印書在焉以示邦相妻或疑其
贗邦相妻見之泣曰吾兒指缺此當是也使次于持

金至潛江取六兒當是時良幹已行以赴京行時誠家人若鄆人來取子毋留一錢也至州家盡却其金毋遺之而劉簿之獄解良幹後爲申陽州守